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俞曲園著

茶香室叢鈔

第十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半記小記



本館新刊
全書
第一冊

四
月

茶香室三鈔卷九

清 德清俞樾著

岳忠武王母葬地

宋王明清揮麈三錄云。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云。去歲在匡廬。正覩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塞填山間如市。一僧為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塋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

朱晦翁以能詩薦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澹庵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為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真西山生前異事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切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歸。已無及。繞庵呼號曰。我在。

何處如是月餘有老僧屬聲答之曰汝說尋我你却是誰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孕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

按國朝趙吉士寄國寄所寄載劉伯溫事與此相類今乃知真西山事附會其說也。

趙鼎驕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趙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室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座上謂之香雲日支香費數十緡。

按忠簡本傳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臨前輒邪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其風節如此驕侈之事恐出讒口。

王梅谿異聞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為龍種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

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中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為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為錢先生相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按此則錢玉蓮投江乃真有其事矣恐出後人附會至龍種之說尤奇

國朝戴咸弼瑣語錄云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間木待問讀書於中老僧知其為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填之遂建室殿後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讀券乃止每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後風雨以時

按此則書券者非王梅溪矣

賈似道後身為鼠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吾松康庵一鼠日出就僧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首若曲肱狀而逝僧云此鼠即賈秋壑後身

蟋蟀相公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馬士英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明書倉皇猶以鬪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然則蟋蟀一物。既亡宋又亡明矣。

王冕事傳聞之異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偃蹇。居九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見敵主。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即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眾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又云。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繞門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

按明史王冕傳。攜妻孥隱九里山。嘗倣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然則其居九里山。自是實事。又嘗倣周禮著書。則所謂自定官制。亦非無因。惟此錄所云。軍前督眾治具決水事。他書紀王元章事。皆不言有此傳節。子跋云。意者冕為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文致其罪。斯言得之矣。

倪雲林納粟補官

國朝葉廷琯鵬陂漁話云杜東原集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埤素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以議敘得官者曰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歉有司奉上命勸捐發賑耳東原去元未遠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尚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止授道官豈爛羊侯尉之比乎

劉伯溫得天文書

明都穆談纂云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昨所觀則已成誦矣翁乃以書授之且為語其興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按余於續鈔載劉青田異事皆近荒誕此則尚近事實肆中老翁必元末隱君子也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縛跪姚廣孝像

按其時不知建廟於何地惜言之不詳

徐汝廉於天啓時發南遷之議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徐允祿字汝廉蘇州嘉定學生有思勉齋集愚山云天啓辛酉予官詹端汝廉貽書累萬言謂正統己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為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勿為宋頭巾所誤甲申三月大命以傾豈知憂危慮早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有大過人者按天啓時海內晏然汝廉此論殆因王師入關而發真曲突徙薪之高見矣

萬歷丙辰天示異象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載吳農祥周處士傳云周處士大績字恢焉錢唐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旦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從空而下問其友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與甲士戰甲士不勝反走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從行搢笏者數千人夜叉領眾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驚問其友曰亦不見邪曰然因執友手哭曰時事去矣即誓不入城至康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吳農祥曰萬歷三十四年李自成生張獻忠亦生大績所見豈兩

逆賊之兆邪。顧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績。何也。

明季社事緣起

明楊彝復社事錄云。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紳。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襄事者。嘉興府學生孫瀆。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尚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自應社始也。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翺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遠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用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於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

按明季社事紛紜迄於亡國而後已然事之緣起莫能詳也此錄即出於社中人宜其言之歷歷矣錄其大略以戒方來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天啟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鏞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為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又有十二人為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啟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為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尚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瀉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翻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為復社頗見嫉於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調劑其間兩社始合為一

按此與前說微異果如此說則應社大而復社小後來并合為一何不名應社而名復社乎恐當以前說為信

隆武為僧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安溪湖頭有妙峯山。山上有寺。寺後有僧塔。土人言明末隆武實辟地於此。時李氏有祖光龍曹官翰林簡討。亦隱茲寺以奉之。日為師徒夜行。君臣禮死因葬焉。其塔題法號曰參唯。今無識者矣。

吳六奇謚

國朝王士禎國朝謚法考云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治康熙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謚。

按吳六奇以查伊璜事人人知之。然其謚則知者亦罕。又蔣心餘撰雪中人傳奇述六奇祈夢有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其身後贈少師兼太子太師。或足應二獅之夢歟。

按吳順恪公六奇字鑑伯。別字萬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為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為長。弟標。子十三。長啟晉。順治丁酉舉人。啟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啟鎮以蔭官至黃岡副總兵。啟爵年十八入為頭等侍衛。歷任太原瓊州天津總兵。啟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乙巳五

月三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歷三十四年。入本朝三十九歲矣。公之裔孫昌坤。光緒乙酉舉人。與余孫陞雲為同年生。又出余門生徐化農太史房。承以家傳見示。故知其詳。家傳為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志見示。故擇其大者著於傳。然則公尚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人也。

睿忠王史閣部兩書

國朝禮親王嘯亭禔錄云。純皇帝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載。回札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雲捉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

按往年有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者。圖中有陳君攷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已載於春在堂隨筆。今觀此。又以為侯朝宗。未知孰是。

康熙中以藤牌勝羅刹國

國朝劉獻廷廣陽禔記云。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

藤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又云。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降於周。後在湘潭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冬。上召見。論及火器之利。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問何物。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惟柔能制耳。因詳言進退閃滾之法。問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上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遽召六人來。上命善射者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於飛鳥。上大喜。問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上曰。此去闊遠。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者。召用之。五百可得也。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至己丑春夏間。命往征羅刹國阿克薩城。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林侯曰。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令眾裸而入水。冒藤牌於頂。持搥刀以進。羅刹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藤牌蔽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刀掠牌上。折其脛。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興珠不喪一人。城中請降。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

按此記建義戰事甚詳。不及備書。姑撮其大略。羅刹國。即今俄羅斯也。在順治間。

已以火器著名而中國則以藤牌勝之今軍中操演尚有藤牌觀者幾視同戲具不知國初固以勝俄羅斯之火器也滾被之法亦必可用惜當時未行今無知之者矣

謹按平定羅刹方略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命選擇藤牌官兵上諭兵部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贍其妻子兼為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又諭聞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速送至京毋誤軍機然則當時自以藤牌為禦火礮之利器滾下缺一字必被字滾被滾牌皆閩中長技今未知尚有傳授否似亦留心武備者所宜講也廣陽雜記又云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據此則知當時固以藤牌滾被與銃炮火藥並為軍中利器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襟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櫻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為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襟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

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寧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家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即斯人歟

乾隆時偽皇孫

國朝禮親王嘯亭禔錄云。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駐蹕涿州。有僧人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初履端親王諱永城。純皇帝第四子。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以痘殤。其邸人皆言為王氏所害。上亦風聞其故。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保勵堂侍郎成時為軍機司員。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為人所紿。乃敢為滅門事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人所教。事聞。斬僧人於市。戍童子於伊犁。又於其地冒稱皇孫。為松相公筠所斬。

按本朝家法森嚴。乃亦有此事。保侍郎可謂有雋不疑之風矣。

茶香室三鈔卷十

清 德清俞樾著

許由千頃山故居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陶唐箕公許由。隱寓昌化晚溪。有千頃山故居。

燕昭沽酒邨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保定府定興縣有沽酒邨。刻石云。燕昭王沽酒飲樂毅處。字剝蝕。在縣西。

閩閭流杯亭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汝墳湖西二百步。閩閭三月三日。泛舟游賞之處。按此亦修禊故事。今人罕知。

常熟浣紗石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常熟縣北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壇也。即盟北百步有浣紗石。可方四丈。

按今人但知諸暨有西子浣紗石。不知有此。此石不知何人遺蹟也。